牧隱集

一目錄附

文

共二十

牧隱文藁目錄

卷之一

記碁

延君樓記

流沙亭記

麟角寺無〻堂記

靈光新樓記

風詠亭記

眞宗寺記

勝蓮寺記

西京風月樓記

南原府新置濟用財記

南谷記

遁村記

安東藥院記

卷之二

漁隱記　寶盖山地藏寺重修記
香山潤筆菴記　金剛山潤筆菴記
枕流亭記　萱庭記
天寶山檜巖寺修造記　五冠山興聖寺轉藏法會
延平彌智山竹杖菴重營記　驪江神勒寺普濟舍利石鍾記
陽軒記

卷之三

陽村記　癸軒記
菊澗記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記
趙氏林亭記　養眞齋記

六友堂記　潤筆菴記
慈悲嶺羅漢堂記　長城白巖寺雙溪樓記
香山安心寺舍利石鍾記　澄泉軒記
谷州公館新樓記

卷之四

陶隱齋記　朴子虛貞齋記
聖居山文殊寺記　永慕亭記
水原府客舍池亭記　淳昌客館新樓記
松月軒記　幻菴記
砥平彌智山潤筆菴記　砥平彌智山龍門寺大藏殿記

卷之五

松風軒記　清香亭記
樗亭記　石犀亭記
等隱齋記　圃隱齋記
寶蓋山石臺菴地藏殿記　巨濟牛頭山見菴禪寺重修記
踈齋記　無隱菴記
六益亭記　送月堂記

卷之六

平心堂記　負暄堂記
覺菴記　雪山記

五臺山上院寺僧堂記　報法寺記
古巖記　杲菴記
淸州龍子山松泉寺懶翁眞堂記　寂菴記
重房新作公廨記　南陽府望海樓記
淸州牧濟用財記　雲軒記
嚴谷記
卷之七
益齋先生亂藁序　雪谷詩藁序
近思齋逸藁後序　寄贈柳思菴詩卷後
送楊廣道按廉韓侍史序叅道　送慶尚按廉李都官序明諠

送江陵道按廉金先生詩序　傳燈錄序
送朴中書歸覲序　送徐道士使還序
贈金判事詩後序

卷之八

動安居士李公文集序　默軒先生文集序
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　贈休上人序
贈宋子郊序　十顚詩序
送楊廣道按廉使安侍御詩序　送隱溪林上人序
栗亭先生逸藁序　贈元上人序
送詵上人序　送慈〻上人序

送絶傳上人序　送月窓序
卷之九
送慶尚按廉李持平序　叒菴詩集序
農桑輯要後序　中順堂集序
送一漚上人序　贈幻翁上人序
神勒寺禪覺眞堂序　普濟尊者語錄後序
選粹集序　周官六翼序
贈金敬叔秘書詩序　元巖讌集唱和詩序
送偰符寶使還詩序　送峯上人遊方序
卷之十

直說三篇　茂珍金氏三子名字說
韓氏四子名字說　伯恭說
子復說　可明說
子固說　仲至說
孟周說　之顯說
孟陽說　浩然說
伯中說　孟儀說
純仲說　平源說
仲英說　千峯說
雪牛說　景春說

李氏三子名字說

卷之十一

平紅賊後陳情表　謝恩表
請改名表　節日表
皇后封册賀表　皇太子千秋牋
謝御酒御衣表　謝復位表
回傳聖旨輙陳懷抱者　賜恤覆命表
皇太子凱還賀牋　請冠服表
陳情表　王大妃陳表
請謚表　請承襲表

大尉謝表　賀登極表
謝恩表　賀平蜀表
請子弟入學表　謝賜紗羅表
辭左代言牋 批答附　辭判門下牋 批答附
賜貧成宰瀋、海敎書　罪三元帥敎書
受命之頌　乞退書 批答附
卷之十二
金司空眞讚　觀物齋讚
義谷淸卿四字讚 并序　判三司事崔公畫像讚
賜龜谷書畫讚

龜谷　達摩
普賢　法名
贈侍中鄭公畫像并序　金畫蘭讃并序
上札讃并序　無能居士讃并序
誠齋銘爲柳侍中作濯　惕若齋銘爲金敬之作
致堂銘爲金敬先作　三與銘并序
自儆箴　辭辨
答問
卷之十三
書上札補正雪菴大字卷後　書李壽文詩卷後

書陶隱詩藁後　書錦南迂叟傳後
題浩然字說後　題惕若齋學吟後
書證道歌後　跋羅興儒賀詩卷
跋黃蘗語錄　跋仲至還學詩卷
跋愚谷諸先生送洪進士詩卷　跋及菴詩集
題溪月軒印空吟　書懶翁二歌
跋護法論　祭樵隱先生文
為慶父宰相兄弟祭父侍中貞烈公文　為崔侍中祭先考文
卷之下四
廣通普濟禪寺碑銘并序　西天提納薄陀尊者浮屠銘并序

普濟尊者塔銘

卷之十五

贈侍中李公神道碑　全州李氏賫墓記

樵隱李公墓誌銘　忠敬公廉公神道碑

文貞公崔公墓誌銘　韓文敬公墓誌銘

卷之十六

韓平簡公墓誌銘　文忠李公墓誌銘

金公墓誌銘　金純夫父母墓表

玄福君權公墓誌銘

卷之十七

尹文貞公墓誌銘　李文貞公墓誌銘
松堂金公墓誌銘　忠簡尹公墓誌銘
卷之十八
文信柳公墓誌銘　文敬李公墓誌銘
文忠李公墓誌銘　坡平君尹公墓誌銘
卷之十九
驪興閔氏墓誌銘　文敬公安先生墓誌銘
判書朴公墓誌銘　文貞鄭公墓誌銘
洪康敬公墓誌銘　尹母崔夫人墓誌
卷之二十

宋氏傳　吳仝傳
朴氏傳　草溪鄭顯叔傳
崔氏傳　白氏傳
鄭氏家傳

牧隱文藁目錄終

牧隱文稾卷之一

記碁

先正於他藝一不留意獨於碁粗得其妙而當世之能者或見推焉然家不留其具也予始孫自都下還鬱邑嚴業既練巷書秩因得碁子視之其一海介質白文黃其一石而玉潤且黑磨礲精巧圓〻如星可謂儒有席上珍矣然其子僅二百以波淘石充之始足一日孫君見訪曰此吾得之釋戒弘者今先大夫綠侍之日吾兒起居進者也曰取而枚數之曰始者三百六十枚如也今存者何其若是之少乎余觀其

意似一不能不慨然於其懐子乃紬繹而思之雖蕞爾小物亦必有數存乎其間君子不可不知也泝流而求之自弘而上成之者誰歟傳之者又誰歟自弘而孫自孫而李其巨失者已半之半不知過此已往傳之何人乎漸以散逸而頓失於何人之手乎抑不知吾儒者用之乎或爲膏粱豪俠之所戲謔者乎慨念古今細思物理能不潸然乎圓動方静之機羸形益勢之論不暇及也謹記之曰白子百四十黑子百單九因書二通　以與孫君使知其碁之所寓一以自藏志其碁之所自來且冀其無或失墜云

此君樓記

予家鎮江上距聖興山僅舍嘗往來山中謁普光長老南山公至則每以樓記為請曰先大夫絲侍之日嘗求一言為斯樓榮而公亦欣然許之世故遷延公竟仙去慨斯樓之不幸者久矣然則記吾樓者先志也予義不可辭予方讀禮靡遑也今年服闋出游場屋既歸又造其廬則又語曰自吾樓成年已一紀餘矣今陟降于斯樓者儒幾耶釋幾耶而今壁上無一字豈待子壯元耶且山中之景不一而樓之勝於竹宇在焉吾故以此君名之知此君者蓋鮮吾獨有

望於子焉余於此君蓋嘗内交矣公雖不之命猶張
之况如是廬哉雖然予晩生也何敢有所説哉似賢
之説樂天記之詳丈夫之論敘之賦之備爲稱盡宜
物之狀寬夫立邪正之分與可得其情而副之畢子
瞻明於理而著之文至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又皆
籍君而有名者也其餘騷人墨客雄文傑句所以羽
翼乎此君者不知其幾也余雖欲出意以言乎貞心
苦節則必失之固而見誚於蕭散之輩以言乎送月
來風則必失之淺而取笑於篤厚之人又安得駕空
之説以求勝於故人哉考吾記不作可也雖然吾獨羨

夫名禪老師定嚴益餘怡神放意相與徜徉乎斯樓之上有翛翛然自竹林來靜縛客塵渙然氷釋必有破空寂於聲聞化清涼於熱惱者矣此君之功不旣多乎予於是不可以無言矣南山吾先人晩歲方外之交也人有問公於予者予輒對之曰知此君則知南山矣至正癸巳夏六月有日韓山李穡記

流沙亭記

流沙禹貢所載聲敎所被者也然以名亭則吾莫得而知之矣古之人扁其游燕居息之地固有託之名山水或揭大美大惡寓勸戒意或就其先代鄉里以

志不忘本着遠絶之域畀惡之鄕中國人物之所不出舟車之所不至如流沙者人且厭道而羞稱之矧肯大書特書載之户牖間哉予知吾兄措意必有出人者矣夫天下之大聖人之化與之無窮此猶外也人身之小天下之大與之相同此其内也自其外者觀之東極扶桑西極崑崙北不毛南不雪聖人之化漸之被之暨之也然泯一常少而分裂常多固不能不慨然於予心焉自其内者觀之筋骸之束情性之微而心處其中包括宇宙酬酢事物威武不能離智力不能沮巍巍然哉　人也則雖潛伏幽蟄於一偏之極

而其胸次度量則聖化所被四方之遠無得而外之也兄之志其亦若是乎予嘗有志四方之游今已倦矣辛丑冬避兵而東始得至寧海寄是吾外家而吾兄居之寧海東臨大海與日本爲隣實吾東國之極東也今吾幸得至一隅以極其極他可及也矧流沙相對之地哉舉酒其上就索爲記欣然書之至正壬寅

麟角寺無無堂記

釋氏域外之教也而軼域中之教而獨尊焉何也域中之人爲之也其禍福因果之說旣有以動人之心而逃釋氏者率皆惡常厭俗不樂就名教繩墨豪傑

之才也釋氏之得人才如此無怪其道之見尊於世
也余是以不拒釋氏甚或與之相好蓋有所取焉耳
今曹溪都大禪師諝公新被寵命領袖九山見
上于洛水之上賜坐從容可謂榮矣而視其德無異
平昔信乎淡然無所累矣余游洛西諸山偶至南長
僧窓公一見欣然以所住麟角寺無無之堂記為請且
語其所以蓋本寺佛殿據高中庭而搭左以廡右以
膳堂左近右遠布置不稱是以立無無之堂于膳堂之
左於是左右相距均矣其為屋以楹計之為五百三
以間計之為五者二此公之創立新巧也經始於辛

丑之八月訖功於今歲之七月而八月甲子爲叢林
法會以落之旣有此屋則膳堂左偏又俟少移之就
右則布置制度無可議者然力或莫能繼不能不有
望於後之人此又公之意也余惟公信道篤故譽口
廣爲善勸故事易就凡所以扶宗樹教者甚多他釋
子無敢望焉矧以用未有求心之所戒是以時雖多
故不輕工役承
上意行清規嘉惠後學惟恐不及公之用心勤矣敢
不敬書以告繼公者哉若其無㓋之意居是堂者皆
知之茲不論著云至正壬寅記

靈光新樓記

申君子展守靈光祛弊導和政有餘暇顧瞻館宇樓居尚缺君曰有是哉樓居所以陶堙鬱爽精意非以觀美於人夫有益於吾守上禮接王人王人鞅掌王事而每懷靡及其志罔有斯須頃之樂也今余郡既莫得陶堙鬱況無樓居何以爽精意乎予惟不得盡事王人之禮是懼惟余父老尚謀之於是群趨競勸鳩材庀工旬月之頃翼焉爲一邑之壯觀申君其能矣余惟靈光之得申君申君之作新樓不於昔而於今夫豈偶然哉竹墨蓮香山光海氣映帶遠近水

瀟瀟又鳴其間凡登是樓者非獨忘其鞅掌之勞而
不瀟瀟又何以得至於斯之幸信乎其境之奇也同年
權吉夫以申君之意求余文爲記予諾之而未暇今
之歸覲也徵之急立爲之書忘其文之拙陋以告其
爲王人者焉無徒曰我王人也誰敢侮予無佚遊無
縱欲無負守土者之意斯可矣至正乙巳記

風詠亭記

尚牧使金公旣作亭公館東偏致書韓山李穡問名
與記且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尚之所因我尚袪之
子無辭焉予念辛丑冬

上南幸明年春幸尚藩時為承宣朝夕侍從及秋駕
移于清言亭嘗暑而困于熱也其時深恨此邑自新
羅為大府何無亭榭遊觀之若是乎至于今蓋未之
忘焉今閱吾同年朴獻納所録及門人金南遇族人
金棰所稱說則是亭也爽然有濯風之想其為喜幸
何如哉夫四時之氣流行天壤間寒暑温涼之異宜
人之所以應之者亦各有其道也然松石水泉之興
絲竹盃觴之樂有主乎中則所謂寒暑之流行於目
前者有不足以動吾之心何也喪心者外物也捨之
二者順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

歸胥次悠然無一點綴況暑雨祈寒之怨咨有可以
浼此哉使伐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
際和氣洋溢尚民其華哉敢請名以風詠若夫工役
之本末當事也然又有可書者四焉公以今歲孟夏
視事即欲脩葺館宇之頹圮者忽暴風作大木斯拔
良村山積此其一也部分群吏身自督役不煩一民
衆工效力既修公館而及亭榭此其二也初廣風詠
臺糞壤審面勢既伺既闢宛然舊址盖其指畫深契
昔人而制作之妙則又過之此其三也從政以還恩
威並著事輯民和彝績異等功役之微亦有次序此

其四也至於繚垣爲圃引水爲池以種以樹顧瞻敞豁衆峯拱衛斯亭之羽翼也略之可也後之風於斯詠於斯以得夫吾與點也之大意者其何以報吾金公哉併以告之金公名南得庚辰進士出入中外有重名予愛敬之故不辭而爲之記己酉十二月日

真宗寺記

至正丙午夏五月侍中柳公所營真宗寺功告畢遂韻叙卅三人講其所謂華嚴法者以落其成衣鉢供具悉新悉贍

上聞之降香幣以賁其會公卿搢紳奔走讚歎坐無
虛席者十日予始得而寓目焉榱題杭桷藻繪丹碧
不壯不麗不侈不陋象設纓盖之飾華燈音樂之奉
粲然而完僧寮客位儀翼周衛以至庫廚之所日用
所宜者莫不精備考其肇功則在甲辰夏孟甚夫日
役五百餘指其屋間計六十有奇費不官削後圖萬
民是何戒之疾也公謂予曰吾志也子知之盍記諸
予惟公祖英寄公有重名至元間其後相德陵又相
毅陵身都上相十三年盖嘗重營是寺而其葬在西
岡子孫歲時展省而寺久將圮公慨然惟念不肖孫

得以繼跡先祖實由先祖劬勞昉美以遺我子孫子孫之列吾最長不克繼志罰其可辭矧茲寺在吾塋域之中盍一撤而新之且堂之以垂我英宗公之畫像以祀以報俾學佛者祝釐之餘呼無量光以資冥福乎此眞宗寺之所以興復而侍中公平昔之志也侍中公一守家法旣以豈名鉅量爲朝德首故其克復京城之難興王禦侮北鄙也談咲從容廟堂之上易國家岌岌者爲泰山之重盖其一發言一擧事無一不式乎先祖茲寺之細曷足道耶然於是寺之興又足以見公篤孝之端矣孝盖理本撫下仁事上忠

皆於是乎出則為是寺以繼先志以報上恩其道固當然矣豈與夫眩禍福之說假祝釐之名極侈與麗傷財病民者比哉雖然世之所謂豪傑者率此之趍而不吾顧吾道也不絕如綫將卒誰哉寺之興廢奈未有舊籍在茲不論著云

勝蓮寺記

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屠氏居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絕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為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住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甚幸未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徃遊掛名其間固有所願云

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為之敘之寺距府理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刱於何代弘慧國師諱中亘者自內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能也既後大禪師拙菴諱衍昷者為曹溪之老弘慧之徒所推讓合辭立券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即鳩工度財其募合衆緣則有宗閑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丑之春佛殿僧廳膳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廚之所以間計之合一百一十一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不完此皆由拙菴槖囊鉢之儲宗閑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佛居之

殿中央拙菴之所刱辦而印大藏經庤之殿左右群
人之所同施也捨奴婢若干口即拙菴所得於父母
者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爲甥於法爲
嗣付以寺事外垣尚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
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修其居又謀所以傳
之後者盖其常也今夫金剛勝遺其名義何重何輕
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亦自我始
也自我爲一代所傳而爲二代以至百千代可無替
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於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
謂無憾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

乎否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雖然自今以往更歷百千代勝蓬之境無徒剗棘生焉則足之矣旌乎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耘菴姓柳氏文正公璥之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旁判密直司事李公尊庇之外孫參學首曰遜赴試中甲科歷住名山道譽藹然雲師柳氏之甥學邃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青出於藍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日記

西京風月樓記

上之十九年秋七月以開城尹林公長萬夫于安州來諭詩直改具擧其冬十又一月移尹西京巡問其

道御兵撫民威惠益著明年二月進拜密直副使益襄之也化既大行人樂爲用迺以五月初吉卜地下迎仙店之舊基作樓五楹塗墍丹雘五閱月而告成望之翼如也東南衆山如在席下而江水更其前鑒池左右種之芙蕖臨覽之勝與滏碧相爲甲乙而華麗則過之既得上黨丞有韓公孟雲大書風月樓三字以揭之而徵記於韓山李穡且曰子之新吾記以吾莫能名吾樓也今吾之托興也不淺子能衍其義乎余曰公之高識洪量蓋一世而有餘且其名樓之若是也風來而無方月行而無迹浩乎莫知其涯涘

也雖道之在天虛本無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氣爲然是以天而爲天地明而爲日月散而爲風雨霜露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江河秩然而爲君臣父子之倫粲然而爲禮樂刑政之具其於世道也淸明而爲理穢濁而爲亂皆氣之所形也天人無間感應不忒故彛倫敍而政教明則日月順軌風雨以時而景星慶雲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彛倫斁而政教廢則日月告凶風雨爲災而彗孛飛流山崩水渴之變作焉然則理亂之機審之人事而可見理亂之象求之風月而足矣今中原甫定四方無虞所謂理世也我國家及閑

暇修政刑民物阜康江山清麗無適而非吟風弄月之地況西京爲國根柢控制西北人士樂業有箕子之遺風焉而斷樓也又據一府之勝賓客至一獻百拜投壺雅歌風來而衿爽月出而神清蒿香左右情境悠然豈不樂哉其爲此太平之人也雖然鷁退聖人筆之牛尚史氏書之所以警夫世者危矣此又公之所以寓微意者欲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不可以語此不然流連光景害義傷教君子所羞道也後之來者尚愼之哉

南原府新置濟用財記

上之八年春出諫官益齋侍中之孫知南原府秉普政聲寔東南守令之上予久欲書之付循吏傳國子學諭楊君以時南原人也㥙而慤言且信一日来語予曰吾侯之政入人深矣不刻之金石亦不泯滅惟所置濟用財恐易以致壞苟不使後之人知懼知戒不可保其永〻無弊願先生賜之言予於益齋先生世受覃恩固喜其有孫之賢又嘗同寮諫垣相知益深故忻然從楊君究其事楊君之言曰每使者索賦急吾支縣不及辦糴貸而益之由是或破産吾侯知其然則曰是民有尚此哉會徵逋稅得布若干啓按

廉使〻嘉之出布以助爭奴婢訟于官處直者入布
口一匹吾侯善決斷所入尤多總得布六百五十疋
擇鄉校三班各一人使與之吏縣之急四人者自府
官出予之不取息戒府吏無敢他用著為永式吾府
雖在山中賓客絡繹歛以委積民甚苦之吾侯知其
然則又曰虐民復尚此哉又以置財意啓按廉使得
布糴米若干舊有屯田淫吏為奸吾侯躬親其旁吏
不敢罔總得米為石二百豆穀為石百五十立法散
歛存本用息度新墾之田可収七十二石者以供委
積至於什用理具既備既完合而名之曰淫用財於

是編氓無橫歛支縣守常賦利興害祛民樂其生可無論載歟予曰仁哉然於李侯之政此其米鹽也予不屑焉李侯以仁厚培其本剛明濟其用化一邑宜不下潁川蜀郡其可書者不止於此然此一事亦足見用心之勤矣未知南原之人能不負李侯也哉予其爲我諭子之邑人無高談異論直舉目前事明之病者効於醫飢者待食以活其有不報者耶民汝之心也縣汝之支也有縣焉有民焉乃能有汝府也昔也心與支交困甚於飢且病今也李侯旣醫之旣食之而不知報汝尚人耶報之當如何無壞其法焉無

隆其志焉斯可矣揭君再拜曰敬受教李侯名寶林
乙未及第秉志忠謇有古爭臣之風其理郡亦多奉
於此云至正己亥秋八月記

南谷記

龍駒之東有南谷吾同年李先生居之或問先生隱
乎予曰非隱也曰仕乎曰非仕也或者疑之甚又問
非仕非隱則何居予曰吾聞隱者不獨隱其身又必
名之隱不獨隱其名又必心之隱此無他畏人知而
不使人知 一仕者則反是身必立朝廷之上而軒裳
圭組以華之名必聞海宇之內而文章道德以實之

則其心之所存形于政事被于歌詩而灼于四方矣心可隱乎哉予以是知南谷非隱之地也今先生六南谷有田有廬冠蓋賓客之所足無心於勢利也久矣然非以隱自居也故嵗至京都訪舊故縱飲談咲往來途中騎僮瘦馬竪鞭吟詩而白髯如雪紅頰浮光使善畫者傳其神采必讓三峯蓮葉圖矣南谷山可樵水可釣是以無求於世而自足也而山明水緑境幽人寂舉目悠然雖曰神游八極之表亦不為過矣宜先生有以自樂於是也予之衰病久矣每欲歸去來而未果也有田而近於海有廬而薄於田思得

兩全而終吾身乎之望也而豈可易而致之哉先生之爲正言也僕忝諫大夫同言事忤宰相諸公皆外遷獨穡也叨蒙異擢至今令人愧赧先生屢斥屢起位總至三品然遺愛存於民心華聞孚於物望永之李氏罕有儷美焉是必鳴騶入南谷矣異日立大葉決大議上贊南面之化如諸葛公起於南陽可必也抑未可必也皆天也先生名繹之先稼亭公門生及第也嘗與予同中辛巳進士科云丁巳臘八日記

逌祠記

廣李氏旣取孟子集義之集爲名而取浩然之氣爲

字是山亭子安說其義予又題辭其後以與之浩然
曰吾名吾字既受教矣吾之適于荒野以避燕鶯城之
黨之禍艱辛之狀雖鷙忍者聞之不能不動乎色雖
然吾之所以得至今日適之力也夫叔向勝敵以名
其子蓋喜之也子身之分也猶且名之以志其喜況
吾一身乎今吾既皆更之則我之再初也適之德于
我也將終吾身而不可忘焉者故名吾所居曰適詩
所以德其適也亦欲寓其出險不忘險之意以自勉
焉蓋適者知言之一也而義則竊取之如是惟先生
哀憐之忘其再三之瀆以終惠焉予曰子於鄰國之

書誠味而樂之矣其求觀聖人之道殆庶幾乎予故不徵他書就孟子以畢其說或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訢然樂以忘天下此雖設辭處之不過如此蒯浩然之禍雖自其身致之親老子幼抱負携持晝藏榛莽夜犯雨露崎嶇山谷之中猶恐追者踵至屏氣縮縮戒妻子無敢出聲其遁也亦慘矣是宜夢驚而悟愕也方且揚揚焉內以樂於己外以誇於人浩然信非尋常人矣其中必有所主而各不虛得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餓其体膚行拂亂其所

焉增益其所不能浩然信乎餓其體膚矣拂亂其所
爲矣則其降大任也又信乎其可必也予恐浩然之
不得終身於道村也若其江山風物之勝朝耕夜讀
之樂浩然自有地矣故不詳著云蒼龍丁巳九月記

安東藥院記

至正丁未秋九月安東府守臣之命下其使則今昔
成事洪栢亭自宜寧君其判官則前長興府使鄭褒
由監察糾正俱被選朝辭而行用其年冬十月十日
早朝判官先至廳事行礼向闕謝恩迄迎使〻行禮
如判官儀甚退使州吏謁禮畢州之父老相慶得人

令無不行矣明年春二月二公曰天氣發揚生物始
矣稽諸月令人事為重所以備其扎夭宣流榮衛以
保大和醫藥有功焉湯浴有助焉盍先諸乃相隙地
靡得其所法曹衙久廢而遺基存焉乃立屋而名之
曰藥院總於重也東廡三間所以供湯浴也西廡三
間所以供藥餌也中高堂以壓之所以待王人之至
也賓客之東西行者亦得以備其急而時後考不足
跡矣矧其地最遠其民最淳和劑澡雪之不盡知也
沴氣之所觸而不幸焉者蓋其常也而栢亭公倡之
於上鄭判官和之於下事半功倍安東永有賴焉若

不可無記也語有之不作良相當爲良醫〻之道其
系重哉今栢亭公用其心當國矣鄭君駿〻向於用
湯藥之效當不已於安東矣嗚呼其需於遠也詎可
量哉丁巳十一月日記

牧隱文藁卷之一

牧隱文藁卷之二

漁隱記

廉東亭之居川寧也自号漁隱歸而求予記予曰上古聖人觀象制器吾夫子繫易取而陳之網罟畋漁蓋其一也孟子學孔氏其言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蓋天地間生物甚衆取之有其具食之有其時限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者聖人之事也當其洪水之災以唐虞君臣之聖娶塗四日呱呱不子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急也甚矣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爲民之害可謂酷矣於是褻人鮮食畋漁之具尤其

氓急矣而人之性日趍於嗜欲而不已於是乎有魚
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之法川澤之間洋洋圉
圉於囦而羅至理之象著矣至於學校繼興作成人
材必使學者觀乎鳶飛魚躍之間深體化育流行之
妙於吾心全体大用之地聖學之功成矣至於盈魚
之樂亦有助於後學盖有物有則無一事而非仁矣
東亭好古律己存心愛物其視聚斂掊克之流不啻
犬彘汲汲以魚鱉咸若之効自任今之自号盖自川
寧始也川寧處驪江下流其地宜稼多椒樹白蓮精
舍在焉金幽莊之八詠是以見風物之美其曰東江

釣魚即漁隱之地也韓文公有詩曰橋夾水松行百步竹床莞席到僧家暫拳一手支頤臥還把漁竿下晚沙文公吾座師也吾老矣如天之福卜隣隱地當與東亭吟哦此詩以終吾年若夫竿也綸也鈎也餌也曲也直也竢與東亭歸而後討論焉於是作漁隱記

寶盖山地藏寺重修記

釋慈惠始予相遇於座主益齋先生府中長身巨顙貌樸實而出言也直先生甚愛之其所居則寶盖山地藏寺也先生之易簀也惠又不離側若子弟之於

父兄予固知上人出於衆髮遠甚惠嘗以寺事走京師謁公卿間名聞于中宮瀉錢內帑鑄梵唄之器既成乞文於臨川尼先生紀寺功之本末刻之石冊辭以送之惠則奉香幣馳馹而歸立石于寺之園中大設落成之會真能矣哉歲辛丑兵燹及山中屋宇存者盖三之一惠迺發憤又欲新之於是元朝

皇妃本國　禧妃施錢於上下迺鐵原君崔孟孫監丞崔忠輔也政堂李公以祖翁之愛惠也判事朴侯以外舅之愛惠也過惠也如先生之平日焉而皆施財以致重營之功之畢歲丙辰四月十五日轉六藏

經以落其成惠曰吾今老矣吾於是寺亦已勤矣不詞于時之喜焉文辭者以記之則他日讀石記者安知今日之事乎今欲文之于石石不茲土出欲走燕道又不通矣吾身亦衰甚矣將書之版揭之壁間以俟後之同志焉其言悲予不忍辭也迺語曰名山寶刹無處不有必是山之居必是寺之修亦有說乎惠悄然曰師之命也不然信如公言矣嗚呼惠也真能不負師矣問其師則真空大老也予嘗聞其爲異人也而不識其面常恨之今獲與惠也語豈非吾之幸哉弟子不負師子孫不負祖吾所望也吾所望也敢

不具錄以勸來世哉是爲記

香山潤筆菴記

香山在鴨綠水南岸平壤府之北與遼陽爲界山之大莫之與比而長白之派分也地多香木冬青而仙佛舊跡存焉山之名以香 諸佛道場作一

普濟之游茂也蓋嘗往錫于茲及其示寂也弟子勝智者將奉舍利以入此山而覺清者爲師之弟子也得舊址而屋之三楹而止功訖矣而邀師之眞書之堂中以修朝夕之禮釋志先以覺清之言來請予記予曰清之面吾不能記請之言入吾耳者志

先之言也清既請于予予急之何害清雖志之請有
先上人之口釐吾但知普濟耳餘人何如焉是以不
復辭普濟之弟子莫可數也而爲普濟奔走於八域
之後銘浮圖記真堂以議其不朽者踵相接也從而
和之者無尊卑無智愚合而爲一牢不可破是孰使
之然哉無所狀形吠聲其勢之必至歟霜降鍾鳴石
投水受感應交際之道有不期然而然者歟普濟之
所以致此必有其道矣今夫覓而羣趨者幾半於國
祈而求之數百年之上其道之行也益盛然其辭世
而去也如普濟之表表者吾未之多聞也當世之拳

拳於普濟者可知已普濟在世則謗者多而及其殁也趨向之又如此嗚呼人之心果誰爲之主乎吾於是告志先以此語且以語請使益其歸向之心益切而謀所以傳師之舍利益謹而又謹可也山之勝浮屠者多言之惜乎予之衰也無由而至其中矣併記之

金剛山潤筆菴記

普濟懶翁旣入寂人始大信其道從而思慕焉況爲其徒者乎韓山子奉敎譔銘潤筆菴之所由作也凡七所而供養坐禪之具皆精潔致其極普濟之身雖已寂漠而普濟之道愈益光顯如此信乎其感人也

深矣金剛山普住菴有屋無人者近三十年普沙居
一百多累石爲臺俯視衆峰人稱之曰懶翁臺而香爐峰
在東金剛臺在南水流其下而環合之如城懶翁游
天下徧觀山川入金剛山菴居如蜂房而獨於此結
制其必有所取矣志林䂓如志玉信元覺璧謀所以
致敬懶翁則畫其象朝夕香火飯僧十五人作佛事
坐禪求悟道人人皆欲爲懶翁而奔走餘隙則思惟
話頭不置可謂有志者矣今以什器不足來京緣化
且求記懸之屋壁以告後之人又曰坐禪千日會已
於去歲三月三日起始矣終而復始後來者之車顙

倂記之予曰善乎林等之是擧也雖歷墨刼千日後千日猶如一日人而得道而去者何可勝記哉檀越名氏具録如左己未閏五月日記

枕流亭記

廉東亭之在謫中也内徙川寧縣築亭旁水偃息其上因取漱石枕流之語以表之旣還請予記予曰東亭過知

先生黒頭拜相所以圖報於

今上後何言哉言不避嫌事不辭難黜闇汚濁之茹納震撼擊撞之鎭定勁氣沮金石忠誠動鬼神可謂

確乎其不可拔矣雖日竄逐于外完肌膚全性命山水之樂適償所願則

上之所以保全之其恩如天矣是宜食息不敢忘所以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也何名亭之反於此耶將洗其耳不顧世事之聞歟將潔其身不欲塵累之及歟東亭曰不然夫水之性清者也其氣觸乎人則徹骨而寒矣心之昏濁於是乎澄明心之擾乱於是乎靜定可以事上帝可以格四靈是以天一生水而爲五行之長而萬物之所以蕃皆水之功也今人朝暮扣人之門户求水火何也一日不可無也一月無則

人不得以保其生水之功大矣其曰枕之者親之耳
非有他也此吾之有取也幸子畢其說予嘗聞天地
間水爲大故地在水上爲水所載則凡有形色生聚
於兩間者皆枕乎水矣獨人乎哉今夫山巍然大矣
上極乎天禽獸草木依之以生雖有雨露之養苟非
水氣遍乎其間將何以遂其生哉大華峰頭玉井蓮
是已况乎平原鉅野斷麓平林其水之出也勢也是
則人之所屋非水無地人之所食非水無物水之與
人蓋不可須臾之離也明矣東亭居移養移識高一
世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蓋其自

淂者深矣吾知夫雲散月出水流風生東亭翛然遺世而獨立尚何富貴患難之有動於其心哉則斯亭也天所以益厚東亭也均施四方使吾民滌煩熱通精神蹈舞上德則在乎天矣是爲記

萱庭記

詩曰焉淂萱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忘憂草也字書釋萱亦曰忘憂草也諼之言忘忘其憂也萱之從宣宣其鬱也有鬱乎心而宣之則通有憂乎心而忘之則樂樂則順乎親而親亦樂通則通乎天地而天地以平天地之平父母之樂堯舜時雍之理所以不可

及也求其理之所在則著於象求其象之所在則見乎言二物微矣一字末矣而天理人情之昭著政倅國風之關係予嘗讀而玩之思與同志講之久矣一日門生廉達秀字民望來曰吾伯氏號其居曰蜀坡仲氏號其居曰東亭予以不肖僥倖科第三子之故援例廬曰毋吾兄弟三人同氣同心凡所以居與動也相觀相責惟善之歸竊不自量將以言庭號吾所居願先生略述其義予故引詩而略訓其字重為告曰天地氣也人與物受是之氣以生分君子聚類流濕就燥外若紛揉而內實秩然粲然倫理未嘗紊也士君子

必也讀書而格物則天下之事理致其明於也事君而理物則天下之事理歸于平蕩蕩也何累於吾氣愉愉也何傷於吾心怡然理順渙然氷釋夫豈有一毫之齟齬於其間哉民望年甚少學甚富又與當世文士游習故之大象著矣是以志之篤而不入於汗漫衬之力而不馳於虛遠反而求之心無所憂無所覊惟以事天地事父母而移之於吾直欲使嘉禾生草遍于田野其操心可謂遠矣首章不云乎伯子伯子邦之楨乎邦之楨非有他才德也順乎父母通乎天地身親見堯舜之理而已民望勉諸

天寶山檜巖寺修造記

檜巖住持倫絕磵嘗語穡曰普濟既寂浮屠鍾立石矣寺之功宜錄始末以彰普濟所以區區是寺之意於無窮而惟子是托耳幸無讓予曰諾未幾門人覺田又來曰吾師既逝矣吾徒皆散而之四方矣寺之得如前日未可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道非世之所能重輕也然寺之興替在乎後之人吾徒之能振吾也又不可以前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肇功於此其指畫之地坐立之所猶夫前日也而音聲容皃之邈然吾師之闡法於此其祝禱之規棒喝之風猶夫前

日也而咸儀號令之察爾院宇之閴寂香火之蕭條江月之境平沉於野霧矣雖然佛性在人後生可畏安知他日亦有青出於藍者哉此吾徒之所以自慰也萮念是寺繖山書額於前指空是迆於後其山水之形宛同西竺蘭陁之寺又指空之所自言也其爲福迆蓋甚明矣後之人或不知此指爲新造撤而去之則普濟門人所以勗躬締義之意磨滅而不傳田也竊悲焉敢以圖來惟先生筆之予案普光殿五間面南殿之後說法殿五間又其後舍利殿一間又其後已廳三間廳之東西方丈二所各三楹東方丈之

東羅漢殿三間西方丈之西大藏殿三間入室寮在
東方丈之前面西侍者寮在西方丈之前面東說法
殿之西曰祖師殿又其西曰首座寮說法殿之東曰
影堂又其東曰書記寮皆面南影堂之南面西曰香
火寮祖師殿之南面東曰知藏寮普光殿之東少南
曰旃檀林東雲集面西西雲集面東東雲集之東曰
東把廚面西西雲集之西曰西把廚面東穿廊三間
接西僧堂直普光殿正門三間門之東廊六間接東
客室之南門之西悅衆寮七間折而北七間曰東寮
正門之東面西五間東客室其西面東五間曰西客

室恍衆寮之南曰觀音殿其西面東五間曰浴室副
寺寮之東曰彌陀殿都寺寮五間面南其東曰庫樓
其南曰心廊七間接彌陀殿其北曰醬庫十四間庫
樓之東十二間庫有門從樓而東四間又折而北六
間又折而西三間缺其西直正門少東曰鍾樓二間
樓之南五間曰沙門樓之西面東曰接客廳樓之東
北向知賓寮接客之南面東曰養老房知賓之東面
西曰典座寮折而東七間曰香積殿殿之東庫樓之
南曰圓頭寮三間面西殿之南四間曰馬廐凡爲屋
二百六十二間凡佛身十五尺著七觀音十尺覺田

承化也宏壯美麗甲于東國遊覽江湖行過者皆曰
雖中國未之多見非誇言也予素不樂釋氏然
玄陵骨師師故敬慕之不敢置况奉旨譔銘獲詳師
之平生尤知其非常人也造佛造塔片無功德於師
之道非承論也絶磵之請覺田之勤不可以虛辱故
問其功後終始則以某年某月對予曰能哉何其成
之易也非師之道能有以動人之心而師之弟子又
有幹事之才疇克至此哉雖然創基垂統爲可繼者
君子也不顧其後不量其器繼者之欲以極其侈君
子鄙之雖然師既有前知之明普澄之穎安知道場

嘗益兵而不必替乎予是以樂爲之記

五冠山興聖寺轉藏法會記

京城艮隅天磨山之巽地巀嶭之兌方有峰五焉聚而圓之望之若一故號五冠取其形也又其奇勝是冠三韓諸山故也貞和公主之考曰寶育實居之我大祖之曾祖作帝建之外大父也大祖化家爲國捨家爲寺名曰崇福觀其額可知已厥後燬于兵未遑修造久矣敬孝大王志在追遠凡於祖宗所立法度悉皆修明至於寺院完舊增新無不

如意乃曰貞和之所居
后妃宜盡心焉自是
魯國公主自爲功德主屋宇錢糧悉新悉贍迺化大
藏函藏標識秩然森然亦幾
公主薨又置
公主考妣之眞時節致祭終
玄陵之世益豊無替蔚然爲大叢林矣今住持大禪
師曰乃明者曹溪之老也走侍者備悉求記曰本寺
爲魯國轉藏者已三會矣其功德之勝窮劫難於口
宣揚敢而懸之以示將來子秉筆與雲水僧作文詞

不必斮刻蒙
先王恩不淺必樂於記此吾所以不躬造謁於札而
豐其求者亦惟伏
先王之威靈知子之篤於追慕必不辭也予曰吾聞
明師年今六十七矣住持是寺十一年其遇
先王之知亦不淺矣朝夕拈香以追
先王嘗國嘗國之考妣滌往愆崇來吉不卜而可知
也是不負
先王之心矣使朝夕之臣皆知明師之爲無負
先王也豈不幸哉藉日夜望之故喜爲之記戊午正月

砥平縣彌智山竹杖菴重營記

釋覺照踵門請曰砥平龍門山世所知也其名則曰彌智舊有菴曰開現居其菴而悟道者失其名得君王竹杖之賜因額曰竹杖山中人相傳如此菴在山中據高如在心而上院在腹則菴之突壇出林峦蒼翠之表俯視雉岳驪江如在掌中而道峰俄揖環列左右秀拔溫籍可愛可玩四時之景晦明变化又不在言矣面壁以灰情境俱泯偏而沉寂學者患之出定之際聳袂軒眉片雲飛鳥一碧万里心與江練左映右帶眼界廓然心源瑩然疑網絶業障滅譬言之病

不能行者如杖而起行而無力者如扶而徒則因境心生因心道顯而於所以用力之地自有黙契者矣而況竹之虛中迎刃而解者乎此照之所以重營是菴也又曰照之始有志於此也無因無助適柳代言室元氏至山中照則告之夫人欣然自爲功德主用丁巳春三月始工訖於秋七月丹艧於九月落成於十月雖爲屋三間而備屋中僧居左右與大叢林何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則僧家之多寡屋舍之大小有非吾輩所論矣願先生賜一言以記予曰照也空華人世既以身入法矣豈求乾栗駄

於其心以爲金剛不壞之地如此其急也夫一坐具地視三千大千世界則大小自定也然三千大千世界之起滅又不出於方寸之心求方寸心又當於一坐具地得之則一坐具地何可少哉此韓山子之所以爲之記也後之讀者幸無譏焉已未五月日記

驪江縣神勒寺普濟舍利石鐘記

普濟之示寂于驪興神勒寺也靈異赫然疑者釋信者益奮謀所以起敬於千載之下則堂而畫其像鐘而藏舍利盖無所不至矣曰覺信者實幹石鐘一而曰覺珠者求無石將載其事而徵記於穡日兼政堂在

州寧往来吾寺珠告其故 公欣然曰吾知京嘗爲上
人請一言於韓山子韓山子以不讓矣願先生賜之
言予曰江月軒普濟之所居也普濟之身既久之矣
而江與月猶夫前日也今神勒臨長江石鍾峙焉月
出則影倒于江天光水色燈影香爇者交襟于其中所
謂江月軒雖歷累劫如普濟之生存也今夫普濟舍
利散而之四方或在崔嵬雲霧之中或在閭閻塵
之內或頂而馳或臂而宿其所以奉持之者比之普
濟生存之日不啻千倍加矣況神勒爲入寂之地宜
珠師之盡心於舍利也神勒寺由普濟大闡道場將

永世不墜石鍾之固非獨與神勒爲終始又將与此
江此月爲無窮矣嗚呼空華非暫是刧非闊理也而
世則有成壞焉世界雖有成壞而入性自若也普濟
之舍利將與世界有成壞歟將与入性爲自若歟雖
愚夫愚婦亦知所擇矣後之禮舍利者歆普濟之高
風歸而求之其心則始可以報普濟之恩矣不然普
濟之道也自道也於我何哉是爲記

陽軒記

龜城府院君金公事天曆
皇帝讀書奎章閣時江揭文安公時爲講官閣下金

公事之盡弟子禮時就所寓質問奥義遂得通經史
習詩章其後至正
皇帝尊待以禮累遷至章佩大卿職親地禁紈綺膏
粱之興居而脫然去華靡事樂與儒雅搢紳游或良
晨美景招呼謳歌更唱迭和陶冶性情詩之興味得
之深矣直宿之餘每念父母則請于
上上特為降香馳馹而歸者至于再三詣金剛山祝
聖壽畢則舉酒高堂壽父母父母歡然惟公之喜庭
闈之間和氣藹然人至今稱之以公之風流閑雅也
前輩碩儒多從之游我先君稼亭公亦其一也至於

忠義素許大節亦不輕以趍時如
玄陵己丑之屈守志不變固以出於衆人可謂君子
矣由是
玄陵愛重之則其讀書所得之深又可知也今之居
川寧縣也有山而可登有水而可臨杖屨往來又有
廢東亭之難得也當其一時吟風嘯月傲睨天地之
間前日之繁華浩穰人物之盛揖讓周旋禮度之懿
蓋已消磨於念慮怳惚於夢寐無復纖毫之餘雖逌
叟之獨樂無以過之詩之所謂君子陽陽盖隱於小
官者也公則隱於山青水綠之境盖其迹異而心同

矣東亭既還朝每見予稱公不置且以公之言請記
陽軒金公父執也義不可辭然病之不能盡其義姑
以一說復之陽君子也陰小人也易六十四卦無非
扶陽而抑陰者也所以長君子之道也聖人垂世大
訓如此則其所以抑陰而消小人也深矣懽欣悅懌
陽類也深刻慘戚陰類也第以予所識者言之病餘
起坐負暄簷下体舒氣行神清志固其樂也有非言
之可盡嘗以古人獻君之說自驗誠有味焉矧今遠
塞夏雪金公思獻之心何日而已哉惜乎吾髮之白
其半而況公乎請以此塞責如何東亭曰可矣止矣

遂書以爲記

牧隱文藁卷之二

陶隱文藁卷之三

陽村記

陽村吾門生永嘉權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在先生之門年最少學最下然所慕而欲之者近而之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內曰誠求之外曰陽誠惟君子然後踐之若夫陽也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也春而溫夏而可畏秋而燥冬而復乎溫歲功得以成民生得以遂近竊自謂聖人之化成人材也亦如與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而仲尼則嘗曰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盖仲尼猶

天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
照物乎其間者形形色色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尚何幽隱之有哉雖其陰
險邪頗亦皆無所遁其情則夫子之無所不知無所
不化昭昭乎其明也浩浩乎其大也浴沂風詠之流
猶足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雨化
之者發榮滋長復何言哉噫夫仲尼爲天地爲日月
若從游三千逮肖七十之間者皆陽道之發見昭著
者也而見而知之者甚寡曾子子思章而著書至於
今日濂洛之說行然後學者讀其書如游仲尼之天

地如見仲尼之日月秦漢以來陰翳否塞泯泯昏昏幾於鬼蜮者如清風之興而掃之無跡何其快哉十月無陽矣然謂之陽月者聖人之意也觀乎碩果不食之訓則聖人扶陽也至矣春秋聖人志也麟陽物也而見獲聖人傷之甚故作春秋書春王正月繹之者曰大一統也嗚呼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佐天子大一統布四海陽春焉而已耳若余也老矣復何望哉可遠其思所以自勵而益勉之哉勉之當如何必自誠始已未春三月癸酉記

葵軒記

永嘉權君希顔吾所愛敬者也請而不苟異和而不苟
同立于朝久矣未獲施其志取葵花向日之語題其
軒曰葵請予記予則義不辭從而誦所聞曰夫理無
形也寓於物物之象也理之著也是故龍圖龜書聖
人之所則而蓍草之生所以盡陰陽奇耦之變而爲
萬世開物成務之宗則雖細物何可少哉如近世觀
梅之學亦本於此觸類而長焉可已也是以希顔之
曾大父文正公道德文章式百寮號其所居曰菊坡
大父昌和公功名富貴冠諸君號其所居曰松齋而
尊公腰萬戶之符據外戚之勢作樓于崇教里蓮池

之傍額曰雲錦樂其親以及宗族益並文忠公爲之
記吁盛矣今希顔之取於葵也蓋家法也葵之爲物
傳於春秋涑水先生又取之著于詩葵之遇也大矣
水陸草木之花甚蕃獨葵也能衛足焉則知也能向
日焉則忠也君子之有取焉者豈徒然哉霜露零而
菊黃氷雪盛而松青風雨離披而蓮香蓋清大陽照
耀而葵心必傾其異於尋常草木也遠矣孰不愛而
敬之哉菊也隱逸松也節義蓮也君子葵也智矣忠
矣胡然而葵乎一家哉祖子孫相繼奕世所取以自
表者如此權氏之不與尋常草木同席焉者亦明矣

垂耀士林敷華王國可謨也請志之丁巳臘月記

菊澗記

同年朴兵部在中扁其所居曰菊澗求予記予曰菊花之隱者也澗水之幽者也隱必乎幽幽必乎隱盖其氣類也在中與吾既釋褐入玉堂歷錦省凡士大夫之所歆艷者皆受而不小辭烏在其有慕於隱乎試在中氣秀而明質美而清高爽之志閑雅之容如良金粹玉輝山潤海烏在其有近於幽乎究厥其所求也如是必其所好也無疑盖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德性之所使然也在中之得於心者必有所在其所

以表之居室者不得不如此在中孝子親養志是急
其仕也將以榮其親也非啚榮其身也在中脩其身
明德是務其所以文其言也將以顯其道也非啚顯
其身也是則孝親而已身則志乎隱逸明德而已身
則志乎幽閑非功名富貴之所浼也明矣一旦逢辰
進居喉舌之司還掌太牙之士所以養親之志遂矣
豈徒榮華其身者所可比哉而況登山臨水遇物興
懷丘壑之姿烟霞之想固有所不可得而掩者宜乎
自扁其居之若是也予也近於壯卅矣近乎潢潦矣
今富貴之是羞況神明之奚薦瞻望菊澗竊自耻焉

雖然天地本一氣也山河草木本一氣也豈可輕重
於其間哉嗚呼此可與在中道之庚申夏四月記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

洪武十二年己未秋八月廿又四日南山宗通度寺
住持圓通無礙辯智大師沙門臣月松奉其寺歷代
所藏慈藏入中國所得釋迦如來頂骨一舍利四毗
羅金點袈裟一菩提樹葉若干至京謁門下評理李
得芬曰月松自歲乙卯蒙
上恩住是寺歲丁巳四月倭賊來其意欲得舍利也
窖之深又恐其掘發也負之而走今年閏五月十五

口賊又來又負之登寺之後周翁捧莽聞賊語曰往
持安在舍利安在撈掠寺奴鵠之急會天黑而又不
止無進者踰山至彥陽明日遇寺奴持吾馬相持泣
欲還賊未退適新任府將至无所安厝遂奉以來李
公有微恙寢客聞舍利至躍然起曰舍利至吾家乎
慶幸之極身已平復矣將入白于
內會張氏之難作不果者一月費成事臣睦仁吉商
議臣洪永通啟于
上前
太后謹妃皆致敬瞻禮而

太后又施銀盂寶珠命內侍叅官朴乙生奉安于松
林寺李公重修是寺設落成會故也國中檀越無問
貴賤智愚奔波禱舍利分身李公得三枚永昌君瑜
得三枚尹侍中桓得十五枚檜城君黃裳之夫人趙
氏得三十餘枚天磨山諸衲子得三枚聖居山諸衲
子得四枚黃檜城親得一枚月松適出檀越李之舍
利而去月松不盡知也明年六月二十九日李公來語
臣穡曰往者在江南穽獄搒楚間頗得生還親禮本
國名山通度寶在目中及歸
玄陵特降香命得叅郭詰各處行禮至通度之舍利

得六救得參於舍利謂之無緣不可也舍利之在通
度也自新羅善德大王朝入國家以來又將五百歲
未嘗一至松京也
主上殿下臨御之初臣等備員之際月松師奉舍利
而至甚非偶然也明矣得參者乎
上
上曰善令領藝文臣穡具書之得參是以來臣穡
從月松師徵其事繼書李公語題其目曰通度寺釋
迦如來舍利之記是月廿一日記
趙氏林亭記
平壤趙氏自貞肅公佐

忠烈王事

元世祖蔚爲元臣諸子皆大官二子忠肅公尤爲享重君子至今稱道不置其子判書公以病乞安養于平州之南鐵峯之東其子元房侍側以奉朝夕此趙氏林亭所由作也趙氏之仲子通禮門判官名琓首來曰吾父母卜居于此盖有年矣屋廬之苟完饔飧之苟給盖自吾舅氏思菴公論喪之後雖所以自奉者淡乎其无復遺味忘其形以忘于弃樂於身以樂于心所以送餘年而後昆者粗得其道而吾元房將怡愉愉扇枕於其中其樂又如何也方其夏景舒敷

山光水氣沉浸於上下雨意雲容變化於朝夕所以
樂吾親之心又天之所以玉成於趙氏也吾兄弟者
實快於心然不可以宣之口又不筆之將無以廣吾
孝思林亭之作將與逃跡而入山之深邀名而標境
之勝者無以異矣請先生記之予曰凡君子之養其
親有心志口體之異若趙氏兄弟盖兼之矣平之爲
州近於京邑士大夫置別墅者多矣往來之便仕已
之同也官事稍簡或休暇之隙匹馬而往豈獨林亭
娛親之可述其道途吟詠風景之美兄弟當自得之
又深矣予也病也足不出門者數年矣故於趙氏兄

弟尨焉歆艷焉故於末畧及之伯氏名瑚吾門生也

養真亝記

養真齋前安東大都護姜公之所居也公卧病久矣託其外弟金壯元純仲求予記予盖先公而病者今雖起尚無力或時時酸痛相攻莫能興然復職于朝揚揚入都堂數月而罷則於病之作也已也知其味者僕而已宜乎公之不托於當世之能言者而求之於僕也夫人之受是氣以生也乾健坤順而已矣分而言之則水火木金土而已矣求其陽奇陰耦陽變陰化之原則歸於無極之真而已矣無極之真難乎

名言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之所在乎故周子作太極圖亦曰無極而太極盖所以貧太極之一無極耳在天則渾然而已發風動雷之前也在人則寂然而已應事接物之前也發風動雷而渾然者無小變則應事接物而寂然者當如何哉譬之鏡妍媸在乎物而鏡則無迹曷嘗以照物之故為物所汙哉是知人之生既真矣惟大人者不失之故能為大人耳非大人之從外得也事君盡禮非諂也真也辭疾出吊非詐也真也今也私勝而予已用術以相傾用奸以自植反致求全之毀者纍纍有之其作偽

不曰日拙乎姜公雖病能以養直扁其齋則其不誘於物斷可知矣乎也口耳之學耳所以養心之術非不知也而莫能行鄒國有言曰養心莫先於寡欲請以寡欲爲養直第一義庚申七月朔記

六友堂記

永嘉金敬之氏名其堂曰四友蓋取康節先生雪月風花也請予說其義予不顓學也且無暇未之應久矣其在驪興也以書來曰今之在吾母家也江山之勝慰吾於朝夕非獨雪月風花而已故益之以江山曰六友先生其有以教之予曰吾之衰病也久天時

變于上吾懵然而已地理賾于下吾冥然而已康節之學深於數者也今雖以江山冠之亦不康節同然易之六龍六虛爲康節之學之所從出則是歸於康節而已雖然旣曰不願學則舍是豈無言乎曰山吾仁者所樂也見山則存吾仁水吾智者所樂也見江則存吾智雪之曆冬温保吾氣之中也月之生夜明保吾体之寧也風有八方各以時至則吾之无妄作也花有四時各以類聚則吾之無失序也又況殺之武膏中洒落無一點塵滓又其所居山明水綠謂之明鏡錦屏 無忝也哉雪也在孤舟蓑笠爲益佳

月也在高樓樽酒爲益佳風在釣絲則其淸也益淸花在書榻則其幽也益幽四時之勝各極其極以經緯乎江山之間敬之氏侍側餘隙舟乎江橋乎山藪落花立淸風踏雪尋僧對月招客四時之樂亦極其極矣敬之氏其獨步一世者哉友同志也尙友乎古則古之人不可以一二討求友乎今則如吾儕者亦豈少哉然敬之氏所取如此敬之氏其獨步一世者哉雖然天地父母也物吾與也何徃而非友哉又況大畜之山習坎之水講習多識眞吾益友也哉於是作六友堂記

潤筆菴記

四佛山一名功德山西天指空師所名也釋覺寬與金費成諱得培之室金氏造潤筆菴走書求記其言曰山中有菴曰妙寂了然禪師居之懶翁出家處也今懶翁既寂舍利遍國中寫眞以供養者又不可以一二計矣然皆游歷之地未必皆平日所留意何也下三宿桑下是已若其最初發跡之地剃以去煩惱戒以受比丘所謂千聖不傳向上一路所由始也所由入也悟道於檜巖印可於平山皆從此中出說法於大都爲師於 先王亦從此中出則功德山實爲

懶翁之本充矣懶翁既寂矣藏其舍利塔其眞以供養者今之求功德者之恒事也亦知所謂眞功德乎功德山由懶翁名益傳世之欽懶翁以修功德者又如此其廣功德在山乎在懶翁乎在奔走禮拜者乎請先生一言以記予曰吾聞功德山在大院東有峰突然而起有大石斵四如來形皆丈尺餘凡求福者羣趨之此山得名之由也聖智妙圓体自空寂菴之名豈虛立哉求功德於妙寂皆如懶翁斯足矣併書之庚申秋八月初吉記

慈悲嶺羅漢堂記

西海平壤交界有山大而峻行者甚苦之故曰慈悲嶺嶺之北屬之平壤其南屬之西海羅漢堂實據嶺北術洞仙站不知創於何代然靈異頗著予少也馳馹赴燕都再過堂下嘗一入門而致禮焉幢幡甚盛類皆行役者之願詞也見其廚房稽歷之設又知其待行旅者甚備心喜之未暇問其詳也今左街副僧録啓明寺住持中德空海者又重新之因其徒省珠求記於予又不以始末相示予將徵之珠又曰啓明師行甚急願先生畧之今之舉也事羅漢以求其福便行旅以施吾惠積其功德歸於祝聖安民而已寺

之始末来也何是書予曰然今浮屠氏滿天下然其源流出自西域在於書法所當畧之也慈悲嶺屹然其高羅漢堂煥焉其美呀嗟之際一接于目豈不快哉况於歇鞍縱馳焚香致敬氣息以平身心以靜雖曰暫焉之頃所以益於人者多矣在於書法所當進之者也予以是不復徵其詳直書珠之所言俾歸而縣之宰壁間啓明師之慈悲當與慈悲嶺並豊而羅漢之神通或者爲啓明師之神通矣慈悲也神通也豈不爲國家之大用乎予於是書以與之

長城縣白巖寺雙溪樓記

三重大匡　君雲菴澄公請叟因絕磵倫公名其
樓且以三峰鄭氏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為溪
樓之為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名矣按是從
絕磵訊之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東近而西
遠故其勢有大小焉然合而為淵然後出山而去寺
四面山皆高峻夏蒸溽無所納涼是以據二水合流
之處有樓焉跨左水倚右水樓影水光上下相涵實
為勝覽矣庚戌夏水大至石堤隳樓因以壞請叟曰
樓吾師所起也如此可乎吾師師師相傳凡五代所
以留意山門者至矣樓今亡責將誰歸乃尅日考工

復其舊腐者堅漫漶者鮮明於是足以自慰矣然吾之心惟恐一毫或墜吾師之心者吾之徒未必知也吾之徒踵吾而住是寺者或不知吾之心則山門之事不可保矣獨樓乎哉像設之塵埃榱宇之風雨為人所哭也必矣是以一樓之興復雖不足書必未能言者筆之所以圖不朽也所以戒吾徒也幸無讓予嘗師事杏村侍中公與子姪遊師之李也重違其請用絕磵言名之曰双溪樓予老矣明月滿樓无由一宿其中矣恨不少年為客耳其師弟子之相承載在寺籍故不書

香山安心寺舍利石鐘記

指空西天人也高麗普濟王師其弟子也其入寂而荼毗也皆有舍利人之信者與者於是合而為一矣香山岸鴨江地景僻與女眞交界然其人多忠信為封疆臣設於竺教心悅誠服與京中士庶無以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詎不信然釋覺持來曰吾與覺悟作石鐘以層指空舍利九枚普濟頭骨一片舍利五枚于安心寺施主則義州上万户奉翊大夫禮儀判書張侶室龍灣郡夫人康氏也又藏普濟袈裟一直綴一六環杖一于普賢寺其香爐殿志程所立

也盖欲報師恩化當世尊師道傳来世使匹夫匹婦皆有以入於吾道而已矣入吾道者非有他也安吾心而已矣安吾心始於覓終於不可得古人之跡遠矣昧者或忘之故藏舍利必於安心寺睹舍利必思安心能安心舍利亦非吾骨矣試問之心一也衆生諸佛本一不異況指空普濟之心與吾異乎後之禮石鍾者反而求之心可也

澄泉軒記

澈首座〻普濟尊者懶翁從之居者久翁号之曰澄泉未幾翁示滅衰慕日甚乃曰翁遠矣不可得而復

見之矣聲音之所觸入吾心而㝡深被吾体而㝡著與吾名稱相隨而不竭者澄泉是已今又扁吾所居之軒曰澄泉蓋欲心存目想不欲斯須忘懶翁也知吾心者固知吾之為澄泉也不知吾者見吾軒之扁亦知吾之為澄泉矣請先生一言為之記予曰吾未之釋學也姑引儒言之鄒國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蓋因夫子水哉水哉而發也吾儒以格致誠正而致齊平則釋氏之澄念止觀以見本源自性天真佛度人於生死波浪而歸之寂滅豈有異哉首座超出俗流又游善知識

之堂下旣得其手澤施之心身者又如此其慕之也深矣慕之深故取之切其不負懶翁也審矣世之得懶翁以自号者多矣如首座之慕之者能幾人哉予喜之甚承其請而不復辭第以病困不能究其說異日山中坐石弄泉滌清心熱當爲首座更言之

谷州公館新樓記

谷之州西海之窮處也東接交州北交平壤山高水佳一區平衍州所理也公館近北而環以閭閻賓客之來无所登覽如在井中知州尹商發慨其故伐樹誅茅置小亭政滿而去金公繼至則又曰尹公非不

能也待我耳乃與吏益訴其地取材于山陶瓦于野閱兩月而斤斧之功告畢矣於是走其客隸通門侍衛護軍徐允明書求記予曰我國壤地三面大海北連長白山附海州縣樓臺相輝冠蓋相望游觀歌舞四時之樂不絕數百年如一日也自海盜興歲增月益烽燧連晝夜甲冑冗寒暑控海之地暴骨而已矣汚萊而已矣況其所謂樓臺者乎丘墟狐兔過者流涕溺谷之州在京都北可三百里去海甚遠其民不知烽燧朝夕饔飧春秋耕穫外無一事爲其守令者政不煩而功易就可知也況其仁以撫字義以施爲民

易寧事易輯如金公者哉莫役之興可必也明矣守令親民之職也民安則斯足矣安民在敬上敬上當謹於遵條章禮使臣而已金公其知所急也哉公名承貴官三品觀是舉可知其人矣尹知州又吾門生也徐護軍吾故人宋氏之甥故不以拙辭而畧爲之記

牧隱文藁卷之三

陶隱齋記

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市者燕之屠狗蜀之賣卜者是已晉之時隱於酒者竹林也宋之季隱於漁者苕溪也其他以隱自署其名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儒雅古稱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羞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近世雞林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譚陽田政堂自號曰野隱予則隱於

跋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陶者
舜之升聞周之將興以之爲地者也方冊所載可見
已子安氏年十六以詩賦中壬寅科詞氣老成同列
猶以少故不甚畏之也未幾學問文章日進而不少
止淵乎其深也曄乎其光也周情孔思層見而疊出
也向之老而自負者翕然從子安氏求正其所學焉
子安氏知文之之必弊也如周之季焉祈而求其陶復
陶穴之地喟然嘆曰夫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夫孰知其初之如是哉上古朴略之風遠矣不可
追矣今之制尚古質之甚者惟陶爲然茅茨土階之

褻也而瑤臺瓊室作焉汙尊抔飲之褻也而玉杯象箸興焉而陶之用未聞其有變也雖變而不離乎質也銅雀之瓦是已天下之至大者天也至尊者帝也以帝者而事昊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物皆備焉極其盛也而其器則惟陶之用焉制禮者夫豈徒哉必有所取之也亦曰質而已矣質之道其天下之大本乎三千三百優優大哉之所從出乎子安民崇仁其名也無一事非仁子安民安於其中矣而又以陶名其居信乎其復於禮之本矣天下之歸仁也必矣是達也非隱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今則明良遭逢

都兪吁咈魚川詠而鳥雲飛也流示之爵祿而益其利是以于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也予安氏卓然勇往之時也而以隱自名可乎予與子安氏俱南陽公之門人也同寮成均相從也又久故問焉以質之子安氏其勗之哉

朴子居貞齋記

予既冠之明年鼓篋辟雍易家學也未得師會先君同年字文子貞先生以學官召至予即上謁進而自請曰穡高麗李稼亭牛馬走也願從先生受易先生曰中甫明易者也吾所畏也汝年少汝文未必投同

年之子猶子焉無患吾不汝授也數日有所考正先
生曰可教也然易非少年所可學吾且訓汝句讀旣
踰時進易義一篇先生欣然曰義理其殆庶幾矣措
辭失其序余因援筆而書如雨行流水略無點綴予
拱立案前喜形于色先生曰章不已就乎然此易之
粗也汝數年後當自知其精者矣僥倖科第奔走職
事前功盡棄況於新得日銷月磨卒與未學者無少
異焉惜哉壬寅科壯元許子虛號其所居曰貞齋蓋
取諸易也一日謂予曰子嘗理易幸為我衍其義予
曰乾坤易之門也乾坤廢易不可見六十四卦貞之

著也言之長也且就乾坤言之乾之貞大也至於坤
則加牝馬焉尊無二上也詩之二南風化繫於后妃
之貞也是以配乾坤之重卦焉禮之一人元良形於
萬國之貞也是以致乾坤之交泰焉乾坤二卦是以
見貞之訓矣而況虞夏商周之書紀此貞也故其理
教如天地之貞觀焉顏曾思孟之學傳此貞也故其
道學如日月之貞明焉貞之用其大矣哉子虛氏明
敏之資篤實之學動而貞夫一也故其操履之確乎
不可拔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雨露需濡而不加榮風霜摧毀而不加瘁是以華衰

貫如也而子盧無慕焉斧鉞威如也而子盧無怵焉
所以周旋士林和而不苟同清而不苟異凜然有不
可犯之色人固以貞目之矣予也學易而未卒業竊
貞而莫能貞也故於子盧氏深有望焉子盧氏能保
其貞也則予也受賜多矣異日撰中州集者書子盧
之傳曰夫夫貞者也知其貞而易之者韓山李穡也
豈非予之幸哉子盧氏曰先生止矣是足以記吾齋
矣乘是題其目曰朴子盧貞齋記或問先生以易主
而引書詩禮以暢之獨不及春秋何也予曰吾志在
春秋讀者不之察耳雨露風霜天時之春秋也華衰

斧鉞王法之春秋也春秋奉天時明王法一出於正
而已非春秋而何併以著之丁巳仲冬下澣記

聖居山文殊寺記

山之來遠矣根於長白蛇蜒千餘里傍東瀕南之又
千里停而最窿曰華嶽山由華嶽南迤數百里而突
起者聖居也我
國祖聖骨將軍虎景大王之祠在焉此所由以得名
也新羅聖僧曰義相者居之或曰山之名以此其一名
曰九龍虎景與獵者九人入山中擊獸會日黑就巖
竇宿虎至當竇口大吼九人相謂虎必欲啗我我輩

守一人必有當之者請各投笠虎前虎所噬即其人
也於是皆投之虎乃噬將軍笠將軍即出欲與虎鬪
虎不見而窟崩九人皆不得出故名九龍云山之十
淨畨之宮多焉高峻寒冷雖於冬居山腰以下大抵
不甚冽而文殊寺實占之衆壑會于前夏雨則聲如
雷振盪林麓冰則鑿以飮易於汲引爨而荒者久矣
釋　將重營之請予筆其化跡因謂予　也令
功畢矣亦能哉予嘗有志游山病莫能與雖欲遂前
願又未知天之衷予否也如天之福策杖以往或扶
輿以游古木迴巖樓閣風中當嘯詠以舒懷于佃岡

一振衣吹洞簫倚視萬里豈不少慰予贅結之抱哉
殿宇像設鍾磬日用什器盖亦粗完其大檀越星山
李侍中樵隱之夫人河氏也出財以助施主名氏具
列于左且彙爲一錄永鎭山門俾後有攷焉蒼龍丁
巳冬十月日記

永慕亭記

清之楸洞郭氏之田在焉郭氏因廬其中耕稼以供
賓婚喪祭之用饔飧之具粗給不顧餘仕于朝則戎
衮而幾者後不顧已則挈妻孥往耕之讀書哦詩莞
夫耕叟與之談笑而於勢利漠然也郭氏之大父文

元公在至元間忠直有文章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惟日本氏獨不達乃曰懷遠以
德莫尚於柔其令高麗馳一介明諭
朕意於是高麗君臣隕越承命愼簡可使者書狀聞
其〻人皆以計避獨狀元公有願行之言或以白宰
相宰相大喜入告于王出命狀元行婦翁崔謁欲謁
宰相覆奏狀元公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不猶愈於死
妻子之手乎既去果不歸君臣哀之授官與田令之
楸洞是已長楸出騷經釋者曰猶言喬木指故國也
其子正郎君終身悲號不樂進任年七十餘矣而慕

之益深其孫通憲公作亭洞中引水種蓮謀所以養其志靡所不爲正郎公嘗曰幼失嚴顏吾悲何言汝宰官達吾喜可知而吾無憂汝又在傍吾它不及汝矣其謁文當世秉筆者書吾東望之思以示子孫於是名之曰永慕蓋朝而慕夕而忘非永慕也子而慕孫而忘非永慕也朝夕如一刻子孫如一身其爲慕也不曰永乎通憲公徵予言久矣通憲公予同年也慷慨有志在法司則執法而已不畏强也在言官則敢言而已不避事也是以行省之詰而綱紀益振海島之奮而聲名益張持斧則嚴明而已不務於苛察

專城則撫字而已故稱其公勤狀元之忠直正郎之
孝思蓋義之矣冝其致身華顯冠冕士林而立于朝
也未嘗有終歲之安檄洞之居未嘗有間歲之淮也
三槐王氏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而狀元公忠義之報如是何耶天之報善人也以名
焉以位焉以德焉其致一也有德而名不聞有名而
位不稱君子不患也而德之不稱其位名之或過其
情君子之所大畏也今通憲公之德之名天之所以
報狀元也若其位也雖顯矣士論則猶慊然有不滿
之望然年才且順見用與否未可以前知也則天之

報以位也與其否也皆非今日之所可決也天將大其報故遲之耶何其宜報而尚未之報耶天之定未定久矣予將於郭氏焉徵之鐵原崔氏八十而生子今其孫之多也郭氏未有後無患焉天必有以厚郭氏矣郭氏無後矣天果未可必矣永慕亭丘壟矣天果未可必矣使天而可必也郭氏何患焉蒼龍丁巳冬十一月日前朝列大夫征東省左右司郎中推忠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君領藝文春秋館事牧隱李穡 記

水原府客舍池亭記

池臺坡榭遊觀之所也於世道何與焉然國家理亂
之迹州縣興廢之由於是乎在蓋朝廷清明上下豫
安則吏樂其職民安其生非有池臺坡榭何以形容
大平之盛觀哉法令苛暴賦歛繁重則民咨於野吏
困於官雖有池臺坡榭豈能獨樂哉然則水原府新
亭之作可無記乎府理東北隅舊有池蕪廢已久全
君成安爲守時慨然有志於興復乃鑿而深之中爲
島以寘新亭財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及其成也州
人見之相顧驚駭以爲何其成之易耶必異物之來
相也何不吾役而能若此也吁全君其知使民者歟

會全君內遷而秘書少監安君出按楊廣道嘉全君
爲政之能考之書於予曰全氏之跡不泯而傳之後惟
在於文子毋辭諸予惟水原按部所理控制諸州是
以爲一道所輻湊然其盛衰興廢亦爲一道先令全
君威惠並至撫集得宜又能不煩細民膚我國家大
平之美安君職察民風樂道人善皆可書也異日穡
也功成乞退道過斯邑若值荷花開時必停車上亭
以讀吾此記而後去

淳昌客館新樓記

樓之有記尚矣作焉著其功名焉暢其義舍是而強

之言亦難乎哉淳昌刺史南侯爲政既有餘暇新作樓于客館之後康君好文以侯之言求記甚勤規制面勢庀工之多寡用日之久近則不予告又無名義以措辭觀其意直欲使後之人知斯樓之起於南侯而已他非所急也淳昌自有郡館客于茲不知其幾百年矣而始有此樓南侯無因於前獨斷於己以有夫幾百年未有之勝據亢控遠屹然爲一邑壯觀樂其民以及其賓夫豈偶然哉予又念夫翬飛鳥革之巋然者皆前日榛莽之餘成其美而樂其完者南侯之功也不知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但存虺然之迹

其興悲而長嘆者果何人歟其相継而為民於斯為
吏於斯能躰侯之心有敗易之有毀葺之使不至於
弛𢇁者抑何人歟雖然凢享其成功者必思其始為
之人後之登斯樓者必曰南侯之所作也因以議其
為人侯之名豈不由是而益傳乎侯名徵有政事才
温雅守禮與〻〻通家交故不辭其難而強為之言

松月軒記

前林觀寺住持玉田禪師以吾座主歐陽先生所書
松月軒三字求記於予曰泰定間西天指空師至東
國予以夙因見而悅之遂從之薙髮受戒吾徒羣居

雖有約東如禮家然然於山水間從容自得尤所好
也天曆初吾師被旨還京師吾從而西天下之壯觀
皆在焉然車塵馬跡揮汗如雨甚不自樂是以名山
勝地之遊殆無虛歲獨巴蜀之行危公既序之矣而
未果雖然予之所懷人或不之知也故以松月名吾
軒初吾之在吾鄉也長松之陰明月之夕所以清耳
目而爽身心使塵念頓空似境非境者蓋未嘗須刻
而忘于懷故舟浮江淮馬馳燕代吾身之所至皆松
月之軒也及倦而東歸則童子時所見之松月蓋自
若也而吾身則老此所以托之子而為身後謀也已

固知師久師之道蓋高而不俗者也師平生喜從當
世名公雅士游盡得其禮貌而於藝又能精鑑書畫
博極今古如翰林承旨歐陽原功集賢學士揭曼碩
國子祭酒王師魯中書參政危太朴集賢待制趙仲
穆道家如吳宗師皆為之題贊叙引集賢待制趙仲
穆真人張彥輔吳興唐子華又為松月軒傳神今皆
失之惜哉師之行實苟不孚于人彼諸公者其肯與
之游乎其肯形之詩文苟焉以稱美之乎由是觀之
松之在山月之在天猶有聲色之可言也師之在松
月之間已非聲色之可象而況松也非蒼然月也非

烱然貫之靈臺者即其書所謂清淨法身是已是豈可以在山之松在天之月議吾師哉師名達蘊王田其孺也俗姓曹氏昌寧人有爲令上元從功臣位政丞者師其季也

幻菴記

予之未冠也喜游山中與釋氏狎聞其誦四如偈雖不盡解要其歸無爲而已夢者寤則已幻者法謝則空泡歸於水影息於蔭露晞電滅皆非實有也非實有焉而不可謂之無非實無焉而不可謂之有釋氏之教蓋如此稍長縫掖十八人結契爲好令天台圓

公曺溪昝公與焉相得之深相期之厚復何言哉及予宦學燕京修公亦入山今三十年矣間或相値信宿則別迴思前日詩酒淋漓何可復得信乎其如夢矣信乎其如幻矣

玄陵欽公之風再請住持大寺公皆辭之雖逼迫入院不久棄去盖視世如幻久矣嘗一與十貞法席一年未竟而

玄陵賓于天公於幻之味益親嘗矣青龍惠禪師之來京也公以書索予記曰身之幻四大是已心之幻緣影是已世界之幻空華是已然旣曰幻矣是可見

也是可〻修也見其可見修其可修非如指月指矣是
吾平日所立之地也夫豈入於断滅哉又有所謂三
觀者單複以成清淨定輪而起幻銷塵之術貫乎其
中則幻之益於末學也非淺〻矣此吾所以表之居
室而使闌吾風入吾室者皆得以自省也不然閒寂
蕭淨閑居之境何必立名立言以架屋下屋哉予固
知公久又於功夫選獨公開口的答問意又知公名
不虛得出於衆萬〻矣今觀名菴之義非以自表將
使游其門者有所據依為其用力之地故不以文拙
辭又作歌以寄之曰白雲兮行太虛長風兮卷滄海

其來兮何從其去兮安在菴中高臥兮閑道人月作燈兮松作蓋董爲告曰後之讀吾記者當學幻人心識然後知修公之爲人矣知吾作記之意矣請高著眼戊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記

砥平縣彌智山潤筆菴記

韓山子旣筆普濟浮圖銘則告其徒曰普濟我先王之所師也道尊德高國中誰不致敬趨下風聞緒論以爲終身之幸哉獨穡懶於伺候雖行院僧話亦未嘗一及於耳是以普濟之出入禁闥揀擇功夫也亦不敢輕以進謁變吾所守蓋道不同不相爲謀

故也師既示寂有舍利之異師道之益信於世闔國
奔趨惟恐不及穡又病無由致意於其間久矣有
旨撰其銘則不敢不奉教但未知普濟之可吾文與
否耳雖然當世大儒秉筆者不少而穡獲承是命夫
豈徒然哉未嘗不自幸且自悲也既而門人行禮於僕
曰潤筆予却之曰師
先王之師也穡
先王之臣也以
先王之臣而銘
先王之師禮不當如是使

先王無恙親賜臣臣嘗辭謝矧今
先王在天之靈臨之在上臣敢貪冒自納於黷貨哉
師之弟子必欲報師恩者修舊寺之廢一以裨補國
家一以安處徒衆則雖不閏吾之葦其潤普濟之餘波
以及於物者當益無窮矣此釋志先志守之奔走之與
夫定安君夫人任氏今爲比丘尼名妙德之捨財而
彌智之有是菴也此韓山子之有是記也後之居是
菴者惟普濟之舍利舍利於其身可也吾儒者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請銘其座右其檀
越名氏具錄于后戊午秋八月記

砥平縣彌智山龍門寺大藏殿記

大藏一部其官某之所施也始置于江華府龍藏寺避不虞也自庚寅歲倭人犯濱海郡邑而江華當要衝尤被其害具氏孫女卒萬户印璫室宰臣吳子淳室謀曰吾大父歸依大法而施大藏不幸為賊所蹦亡失者幾半盍補正之於是移之敬天寺䥸題函藏完舊若新則又曰茲寺又近水去龍藏一間尒莫如深山寂谷之為可保也適彌智山智泉等化大藏于京中具氏喜而告其故泉等欒其得大寶於是無為而成得有所歸施受可謂兩無心矣而龍門有寺

以奉未備之事一旦而集具氏之子孫雖百世無復有憂於大藏且以慰乃祖之靈於冥冥之中則龍門天龍八部當護大藏如護眼目矣具氏可謂能後矣予素不樂釋氏之教聞千函萬軸之說初疑其多也及聞其目則曰經曰律曰論而經詮佛語菩薩語律以著其儀論以演其義非盡出於牟尼之金口也至於羽翼其道言稍近理者輒收入之宜其千函萬軸之多也有學其學者目其書而心其義求千聖不傳之妙於尋行數墨之間斯不負其師之教矣若曰一彈指頃大藏已轉則鹿野苑跋提河數十年間人天

圜遶當作何事觀邪雖然溪聲便是廣長舌眼前長不見學者當自體之無忽大藏殿凡三間其施財以助之者丗原郡夫人元氏也戊午秋八月日記

牧隱文藁卷之四